



仰光胜地(国画) 郭峰

◎ 杂俎

华山挑夫

宋亮

五岳之中,华山以险著称。陡峭,峻拔,高挺,直插云霄,山峰相连,重峦叠嶂,棱角分明,一如北方汉子,阳刚、敦厚、坚毅。自古以来,“华山论剑”一说,几乎妇孺皆知,人人争颂,此说也恰如其分地道出华山的特点和秉性。

金秋时节,有幸与众多同事一起亲临华山,仰望眺望,高远莫测,虽有缆车凌空飞越,仍决心徒步攀登。爬高摸底,翻山越岭,北北峰,过中峰,上南峰,一路领略了西岳的风采,感受了华山的魅力。而在整个过程中,真正令我等震撼不止、惊叹不已、赞美不绝的不仅仅是华山,还有华山挑夫。

也许每座山上都有挑夫,但华山挑夫绝对与众不同。

一是行路更为艰难。自古华山一条路,无论山高林密,也无论悬崖峭壁,还是沟壑纵横、深渊万丈,你都别无选择。攀云梯,走擦耳崖,过长空栈道,经鹞子翻身,还有苍龙岭、金锁关、白鹿龛……步步艰险,处处惊心。你看华山挑夫们,知难而上,无所畏惧,显然已泰然自若,习以为常。一个李姓挑夫,老家在陕西临潼,今年75岁,已在华山行走40余年。他肩挑60多斤的重物,上山一趟才能挣二三十元,但是他十分坦然、满足、乐此不疲。

二是心态积极乐观。唱歌、吹笛子、说笑话,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华山挑夫心态积极乐观,从不怨天尤人,从不自卑自弃,从不感叹时不逢时。一位40多岁的挑夫,每到驻足歇息时,便喊上几句秦腔,或者唱起一支山歌:“太阳红,毛主席最亲……”还有一位挑夫,腰里别支笛子,闲暇时便吹上一曲,悠扬的笛声,引得游客齐声叫好。更有一位女中豪杰,40多岁,身强体壮,面色黑红,豁达开朗,有说有笑。她和汉子们一样,肩负着一百斤重的水泥背篓,一趟趟往返山上山下。

三是坚毅沉默寡言。其实,大多数挑夫都是沉默寡言型的,他们皮肤粗糙,满脸沧桑,多显疲惫,但却不失阳刚、坚毅、沉稳。一位张姓挑夫,家住市郊,近两年城市扩张,土地被征,倒也受益匪浅。但他不愿小富即安,依然继续做挑夫,一天上上下下四五趟。他说:“虽然送一袋水泥才50元,但这份钱花起来感到最踏实,也最幸福。”这是一个看上去只有一米六的陕西汉子,但他的形象迅速在我的眼前高大起来。是啊,尽管大多数华山挑夫不是膀大腰圆,他们很普通,甚至矮小、瘦弱,但他们有着超乎寻常的能量,他们有棱有角,有个性,有追求,有愿景,有内涵。他们就像这华山,虽然比南方的山少了些俊秀、柔美和生机,但依然有着独特的风采和无穷的魅力。

挑夫没有节假日,没有五险一金,也没有奖金,他们的工作时间是用太阳和月亮来计算的。以山为家,以石为伴,日子久了,也许言语也少了,就像这山一样沉默寡言、冷峻而厚重。

见华山挑夫如此,一时兴起,便接过一位挑夫肩上的担子。可挑上这仅仅50公斤的水泥担子,没上几个台阶就再也走不动了。想想华山共有4000多个台阶,华山挑夫们上去一趟要付出多少汗水?按他们的日常工作量,一天跑四趟又要留下多少汗水呢?

想想,如今的年轻人,平日里究竟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与华山挑夫比起来,他们缺少的不仅仅是力气,更缺少的是积极的心态,坚韧的毅力和勤劳、踏实、勇敢的品格。

下得山来,曾为自己能徒步完成上下山而欣慰,但想想华山的那些挑夫们,这点欣慰便荡然无存了。

◎ 新书架

《王阳明·龙场悟道》

张肇

作者潜心研究王阳明及其思想多年,创作态度极其虔诚。在本书写作期间,他四处搜集佚失的史料,并多次进行实地走访,前后花费30余万元,历时数载才创作完成。本书生动地还原了当时明朝各种政治势力的激烈角逐,对各种权谋的描述尤为精彩,在此前提下,详细讲述了王阳明在宦海浮沉中高人一筹的处世智慧,堪称体悟心学智慧的最佳读物。

《王阳明·龙场悟道》是“王阳明”三部曲第一部,讲述了王阳明如何被贬龙场而悟道的经历。正德初年,宦官专权,王阳明因仗义执言,被廷杖、流放贵州龙场。一路上被追杀,遭遇海难,辗转龙场,生命受尽践踏,人生似乎已至绝境。这一切并没有熄灭王阳明心中的那盏明灯,奋力自救,于龙场一夜悟得“知行合一”的大道,在绝境中完成自救;与苗人交朋友,和土司交往,平定战祸;受邀去贵阳教书,曾经的“绝境”已变成了桃源。

作者许葆云,一生服膺追慕阳明,对心学奥义颇有心得。多年潜心研习阳明心学,研读和翻阅的各种资料逾万记,并多次追随阳明先生的足迹进行实地探访。作者痛心于阳明心学在国内被批判、冷落、误解,在国外却备受推崇的现实,遂萌生了为王阳明先生立传的想法,希望借此为王阳明先生正名,弘扬心学。

◎ 文苑

秋天的滋味

孙含方

无言中,是谁把立秋的圣旨下了。酷热一开始还有点不服气,徒劳地使性子,想抛下,但不不知不觉,就有收敛了,让步了,放弃它的火爆脾气了。一场秋雨一场凉,细听窗外,已经有蟋蟀在野外彻夜地叫了。

秋雨和秋风像对恋人,总是在夜晚和早晨出现。但总有点怕羞似的,躲藏着人们的注意和视线。冷不丁,当你听见从梧桐叶上滴落下的雨点敲打在铁皮棚顶上的砰砰声时,地上已经流行了。天上是在下雨吗?细听,你总以为是一个长者在和人谈心,语气那么平和舒缓,再没一点毛躁了。风吹着,总像在回忆着什么,欲言又止的样子,一遍又一遍梳理着树的枝叶……突然,落下一滴泪来,不,是一枚黄叶。

天慢慢凉了。正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光,谁愿意把这么好的时光辜负了浪费了,走出去走走。

公园我倒是经常去的。但前段时间,一直像个灌汤包子似的

在屋里闷着,倒把公园里的花花草草有点淡了。但老朋友终究是老朋友,谁敢忘了。记忆里,海棠花和牡丹花仍像是一片火焰似的燃烧着,现在我看见的,却只是树枝头安安静静的小红果和花圃里的一片葱绿。桃树和杏树早都不再做那些不切实际的玫瑰色的浪漫的梦了,只有月季们还心有不甘,拼着自己最后的一点气力,想再开放一次,和命运做最后一次抗争……

一到秋季,我总不由自主就想起它是一个丰收的季节。老师教的,我怎么能忘了。我一直是一个好学生,老师教的话我都记得。比方说:苹果羞红了脸,石榴笑开了嘴,棉花吐白云,谷子累弯了腰,高粱举起了火炬,大豆播起了铃铛……但现在,我却只看见公园里的葱绿。也许,田野里早已是一片金黄了。

公园里雪松侧柏树不少,所以柏树上刚刚成熟的柏树籽我能看到。不知为什么,看见柏树籽,我不由自主总要停下脚步多看几眼。现在,地上的柏树籽又落下了一层。小麻雀、灰喜鹊以及我叫不上名的鸟儿们,正欢快地在地上跳着啄着,饕餮着大自然赏赐给它们的美味佳肴。

又快走到那一片石楠树旁边了。一股呛人的腥臭味早早传来——难道是我离闻到什么了?不,不是。其实我离树还远着,但每次,走到这儿,我就闻到了。那股奇怪的气息,不知从哪儿来的,总是亲切地在我心头升起,像雾一样弥漫开来。我最早是怎么知道石楠的?那时我还是个乡下中学生。一天,我不知道怎么在我家的柴火堆里捡到半本书——因为书的前后已经逸散了不少,我当然就无法知道书名了。但我很快就爱上了那本书。书中的许多句子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其中就有这一句:“青蛙在附近池沼里尽着嗓子叫,而且石楠草的气味熏得人头疼。”不知为何,我当时只觉得这句话美极了。尽管我不知道什么是石楠草,更不知道它的气味,但奇怪的是,那种无法言

说的美好的意境却一直伴随了我几十年。后来,当我在公园里见到那个写着石楠树的小筒介牌时,我竟像见了老朋友似的不忍离去,我拼命地贪婪地嗅闻着它的气息,我真想让它熏得头疼一回!那本书我也查出来了。是前苏联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写的,名叫《金蔷薇》。康大爷那么一句极其普通的话,竟使我终生不忘,真是奇怪。我想,康大爷现在在地下也一定感到不可思议:那句话我只是信手涂鸦的,你怎么那么当真呢?我心里笑着说:我也是无意的,缘分啦。

垂柳树一如既往在湖边还是那副了无牵挂自自在在的潇洒样,迎春花在一旁的假山上却有气恼地抽出了长长的枝条。当初春风得意时,它也曾繁花似锦,灿烂辉煌,就依费翔唱的:“我曾经豪情万丈。”现在,经过了漫长的夏季,它才明白:“归来却空空的行囊。”它是不是已经预感到中秋的寒意了……得了,我可不愿意再像个傻瓜似的去倾听哲学家们的样子向人诉说它的忧伤了,我还得赶紧去品味一种难得的美味呢。梧桐籽,你吃过吗?至于我,哪一年也不会把大自然恩赐给我的这个难得的美味错过了。

湖里的水真清澈啊。站在湖边,抬头望天,太阳正在西边挂着,但过不了多久,它就要落到那几幢高楼的背后去了。天空真辽阔啊,就有一群鸽子,在太阳和高楼还没有接吻的那一点空隙里飞,飞过去,又飞过来了,它们是在寻觅什么还是在留恋什么呢……面对如此美景,我是连一秒种也不愿意不忍心错开眼去,但夕阳太耀眼,我的眼睛已经流酸水了。我只好把目光投到湖面上。奇怪,湖面上,怎么还有鸽子在飞呢?啊,天空的一切,竟全部倒影在湖水里,怎么那高楼的倒影,倒比我在夕阳中看见的还清晰呢。

我真有些迷糊了:我刚才看到的那一切,到底是秋天的景象呢,还是我自己呢?



殊途同归(书法) 子川



峰青白云(国画)

吴望敏

◎ 随笔

你还相信爱情吗

陈鲁民

近期,接连几对大名鼎鼎的明星、名流的爱情破裂,婚姻搁浅,他们或互相猜疑,恶语相向,或互相指责,暴露隐私,因而使得许多涉世未深的青年男女在网上感慨万千,说是以后再也不相信爱情了,所有爱情都是交易,所有婚姻都存在欺骗,所有的秀恩爱都是炒作,所有的山盟海誓都不可信……

可是,随即我们便听到了“爱情天梯”的动人故事。上世纪50年代,20岁的重庆江津中山古镇青年刘国江爱上了大他10岁的“俏寡妇”江朝清。为躲避世人流言,他们携手私奔至深山老林。为让徐朝清出行安全,刘国江一辈子都忙着在悬崖峭壁上凿石梯通向外界,如今已有6000多级,被称为“爱情天梯”。两位老人去世后,“爱情天梯”已成著名景点。

我们又听到了北京一个妻子捐肝救夫的故事。这对夫妻合伙办公司,感情很好,因为工作上的一些分歧,一时冲动,于今年6月份离了婚。可是,离婚两个月后,前夫被查出患有肝癌,于是,他的前妻主动要求复婚,并且捐肝救夫,她说,做出这一切的唯一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我爱你。

我们还听到了四川南充一对百岁夫妻不离不弃的故事。101

岁的吴从汉和103岁的老伴吴氏,已携手走过88年,从年轻时的心心相印,到如今的相濡以沫,两人不论遇到什么磨难,都共同面对,从不动摇,践行了他们白头到老诺言。近日,他们还拍了生平第一张结婚纪念照,老汉着礼服,老伴穿婚纱,笑颜如花,紧紧依偎,印证着他们忠贞不渝的爱情。爱情是人类超越时空恒久永存的最重要的一种感情。无论是战乱、灾荒、贫穷、危险,甚至死亡,都挡不住动人爱情的产生,于是就有了《泰坦尼克号》里杰克与罗丝的凄美爱情;国殇、肤色、种族、信仰、贫富差距,都会为伟大爱情让步,于是就有了《第四十一》里红军女战士与俘虏白匪军官爱情的悲壮;时光、衰老、分离、病残,都不会让真正的爱情褪色,于是就有了“爱情天梯”的惊艳问世。还是歌德说得对:“人生是一幅风景,爱情是一束鲜花。没有鲜花,风景就不会绚丽;没有爱情,人生就会成为荒漠土地。”在我们的周围,就有着千千万万相爱一生的恩爱伴侣,他们貌不惊人,平平凡凡,却在用生命书写着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

还记得诗人食指风靡一时的《相信未来》吗?他说:“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葡萄酒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不妨可这样改写:当我们视为偶像的明星夫妻劳燕分飞,当以社会楷模自居的大款伉俪反目为仇,当《非诚勿扰》节目里24盏灯纷纷为我灭掉,当我的意中人蜷缩在别人的宝马车里哭泣,当未来的丈母娘因为我无房无车而把我拒之门外,我依然固执地用青春的声音对着苍穹高喊:相信爱情!最后,还要盘点那些还在伉俪情深的明星夫妻,甯晋媒体怎么妙笔生花,把他们写得柔情似水,如胶似漆,“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那都不算数,多半是假象示人,随时都可能发生变故。所以,衷心希望相依相伴的他们能相互忠诚,一心一意,忘记明星身份,学寻常夫妻,或可抽空到“爱情天梯”前瞻仰一番,千万千万不要哪天再让公众大吃一惊:恩爱夫妻陌路路人,“金童玉女”反目为仇,给明星婚变队伍再添新兵,为年轻人“不再相信爱情”又增案例。

徐丽婕手托着腮,专注地听着,她已经隐隐猜到故事下面将发生什么。

只听沈飞继续道:“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我的目标,我决定直接去北京,挑战京城的名厨。晓萍曾试图说服我留下,等娶完她以后再走。可我那时决心已定,我要用自己的功成名就来作为送给爱人的新婚礼物。晓萍见我如此坚决,也就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在我临走前,她交给我一封封信,嘱咐我在北京成功后再打开看看。我当时并没有多想,向酒楼请了假后,就急匆匆地赶往北京去了。”

“我还记得你当时请假的理由是回老家探亲。”徐叔回忆道,“没想到是这么回事。”

“我到北京之后的事情,你们也大概知道了。一个月内,我与京城各大酒楼的厨名们展开较量。”说到这里,沈飞看了眼姜山,“最后一战,就是和你父亲进行的。”

姜山点点头,“嗯,我父亲,包括整个京城厨届都是一败涂地,‘一刀鲜’的声名震动了北京,从这一点上来说,你当时确实是天下第一厨了。”

“天下第一厨,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目标。那一刻,我高兴得几乎要大喊出来。可当我如约打开那封信时,心情却一下子沉到了谷底。”沈飞顿了顿,然后淡然一笑,接着道,“那封信,我一直保留着,虽然已经过去八年,但信中的每一个字我都还记得。”

“那信中的内容,方便说吗?”徐丽婕试着问道。

“沈飞,祝贺你获得了成功,真希望你和你一块分享这份喜悦,我想,这肯定也是你现在最大的愿望吧。”

“对不起啊,这个愿望很可能无法实现了。也许从一开始我就不该瞒着你的,不过我真的不愿意在我们快乐的日子蒙上任何阴霾。”

“那天,我说让你马上娶我,你一定以为我在开玩笑吧?但我认真的,我患有先天性的家族病,这种病的死亡率非常高。下个月11日的我将进行一次决定自己命运的移植手术,这次手术会有很大的危险性,医生告诉我,以前成功的案例不到三分之一。但如果成功了,我就能获得新生,不管怎样,我总是要试一试的。”

“你看这封信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会是什么样子。也许我还没有手术,还等着及你回来娶我;也许我已经获得了新生,正在筹划自己未来的美丽生活;也许,也许,我已经

再也无法看见你了……”

沈飞轻声将那封信完全复述了一遍。徐丽婕和凌永生早已知道晓萍的结局,此时得知其中的细节,仍不免动容。其余众人则都是一脸愕然。

姜山忽然想起什么,道:“11日?那正是你和我父亲进行比试的当天。”

沈飞点点头:“我看信后,一刻不停地赶回了扬州,在院中正巧赶上晓萍从手术室中出来,她没有等到见我最后一面!”

“什么?”姜山似乎难以接受这种故事结局,“那个女孩……她就这样走了?”

“是的。”沈飞眼神空洞的,“没有什么生离死别,一切就这样结束了。”

众人默默,都沉浸在了这个忧伤的故事里。

可沈飞的话还没有说完。

“在北京,我实现了自己长久以来的目标。当时我吃吃厨界,风光无限。可是当一切过去之后,最让我怀念和回味的,还是和晓萍在一起炸臭豆腐的平淡时光。人总有个毛病,都会向往那些没有经历过的波澜壮阔的生活,而不知道珍惜已经拥有的快乐。就像这做菜,‘美味必淡’的古语已传了几千年,可又有几个人能真正品出这‘淡’的好处呢?”

众人听完,脸色都是一凛。姜山更是额头渗出汗水。却听沈飞又道:“乾隆爷在位数十年,尝遍了天下的珍奇美味,到最后最值得回味的,却是这道极为平淡的青菜炒豆腐。姜山,你先祖当时身为御厨总管,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又怎能体会到乾隆爷退下皇位后那种历尽沧桑、尝遍百味的离境?就是我自己,如果没经历过晓萍离去的痛苦,恐怕直到现在也无法理解‘烟花三月’的真谛,也不会明白真正属于你的快乐生活究竟是怎样的。”

众人反复咀嚼着沈飞的这几句话,心情各有不同。良久,姜山轻叹一声:“原来这‘烟花三月’不是一道菜,而是一种人生。”

沈飞笑了笑:“这句话,你只说对了一半。‘烟花三月’既是菜,也是人生,菜和人生本来就是相通的。”

众人此时也都心中恍然:“烟花三月”这道菜,不理解的人不屑于提及,理解的人又没有胜负争斗之心,不愿提及,难怪这秘密能保守两百多年!

连载

老何说:“就三笔账。在矿上打了九个月工,一个月4500元,挣了4万块钱。地里种的角瓜,我打完就卖了,收了4300元钱。当时是6块钱一斤,幸亏卖了,现在卖也就4块钱。再加上当书记给的4000元钱。”

我算了一下,说:“年收入总共不到5万块钱?”

老何说:“工资说今年给涨1000,到现在也没进卡里呐。”

老何是在矿上干了九个月!不然的话,他当村书记和种自己的地,全年收入还不足1万元。光是老两口生活花费,还能勉强维持,但他的外孙女在他家,现在哪有老人不往孩子身上贴补点的?老何说:“平常给她买点小食品零食也不少花钱,但最关键的孩子眼看着一天天大了,女儿、女婿在外打工也剩不下多少钱,我们不给孩子积攒点上学钱吗?”

我见过老何那既漂亮又可爱的小外孙女,大约五六岁的模样,长得胖乎乎的一双可爱的大眼睛,人见人爱。谁问地叫什么,她都十分自信地告诉你,叫美女。老何对孩子心疼得不行,为了孩子,他也得出去打工赚钱呀!

我对老何的出去打工也越来越理解了。

我问老何,前一段你说和镇里领导弄个半红脸,是因为什么事呀?

老何再一次欲言欲止,憋了半天说:“两位领导都分头找我,硬说我和你说什么了。我说我什么也没有和韩处说,他们就是不信,后来气得我没办法,和他们起誓发愿的。最后弄的是大家心里都不痛快……”

何书记的这番话让我很吃惊。镇领导找老何,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还是听到了什么犯忌的话。这方面老何向来还是挺注意的,确实没有和我说什么镇领导的坏话。那么到底又是什么呢?

后来我细分析,是上次拨款时我来,见过镇里的焦镇长,我和他提了两条要求,一是资金是帮扶村里的,镇里不要动;再就是希望村里拨款时镇里不要“卡”!

这话当时焦镇长答应得挺痛快,我以为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难道他们纠缠的就是这件事?

但这两条确实是其他村村长和我提出的,真还不是何书记和我讲的。镇里的领导一定是认为何书记和我接触的比较,在一起的时间相对长点,就认为他是他和我说。

看来老何真是冤枉的,但我又不能去和书记、镇长去为他解释,那

样一来只能是越描越黑。许多事情就是这样,你越在意它,你越想把事情说清楚讲明白,往往是事与愿违,越好像事情本来就是这么回事,还不知什么也不说,让时间和事实去说话。

老何当然也更是不愿意我去找书记镇长核实此事,他说:“那样,他们更认为我是和你把什么事情都讲了。”受了委屈却不愿让我帮助澄清,我体谅老何在下面的艰辛和无奈!

我和老何讲:“清则自清,不说也罢。”

我说帮扶款不是已经到账了嘛,村里要抓紧提出来,该备料的备料,该做菌的做菌。

想不到老何又爆出了一个新料!“帮扶款让镇里给扣了两万。”老何相当平静地说。

听了这话,我气愤地说:“焦镇长不是答应了镇里不动我们的帮扶款吗?他们怎么能这么做事!”

何书记说:“木耳菌房的钱不够了。”

“那不是有国家投资的四十万嘛?”

老何开始一笔笔和我说我那40万的花销账。我顺手掏出笔在一张纸上记着。

木耳菌房子款详细账目如下:

- 菌房子 24万
- 三个炉 6万
- 菌筐 32元×15000 4.5万
- 电帘子 6000元×3个 1.8万
- 压袋机 6000元×3个 1.8万
- 削木屑机 1.28万
- 招投标费 0.4万
- 差旅费(?)

(以上不是按账目抄录,是依据老何口述的记录。另外老何说差旅费还有两万六、七千元,我认为老何掌握的不准,设备基本上到牡丹江购买,差旅费肯定没有那么多,没有填进去。另外据说是镇里相关部门领导去买菌的设备,差旅费究竟是走行费还是走菌房子款没有考证)

我把以上几笔账简单用笔加了加,大体上也就是四十万。

老何说:“镇里扣的两万元是锅炉安装费。锅炉拉回来安装不也得花钱吗?”

我和老何说:“这笔费用上面的账目没有。但工会帮扶款并不是用来安装锅炉的,是要上帮扶项目的。如果没有工会这笔帮扶款,你这个锅炉怎么安装?不会就不安装了?”

老何说:“镇里扣的两万元是锅炉安装费。锅炉拉回来安装不也得花钱吗?”

我和老何说:“这笔费用上面的账目没有。但工会帮扶款并不是用来安装锅炉的,是要上帮扶项目的。如果没有工会这笔帮扶款,你这个锅炉怎么安装?不会就不安装了?”

老何说:“镇里扣的两万元是锅炉安装费。锅炉拉回来安装不也得花钱吗?”